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乙志 卷第七

畢令女 路時中，字當可，以符篆治鬼著名士大夫間。目曰路真官，常齎鬼公案自隨。建炎元年，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，縣令畢造，已受代，檮舟未發，聞路君至，來謁曰：「家有仲女，為鬼所禍，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，翻為所辱罵，至或遭棰去者，今病益深，非真官不能救。願辱臨舟中一視之。」路諾許，入舟坐定，病女徑起，著衣出拜，凝立於旁，略無病態，津津有喜色。曰：「大姐得見真官，天與之幸。平生壹鬱不得吐，今見真官，敢一一陳之。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，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。恃母鍾愛，每事相陵侮，頃居京師，有人來議婚事垂就，唯須金釵一雙，二姐執不與，竟不成昏，心鞅鞅以死，死後冥司以命未盡，不復拘錄，魂魄漂搖，無所歸，遇九天玄女出遊，憐其枉，授以秘法，法欲成，又為二姐壞了，大姐不幸，生死為此妹所困，今須與之俱逝，以償至冤，且以謝九天玄女也。」真官但當為人治祟，有冤欲報，勢不可已，願真官勿復言。路君沉思良久，曰：「其詞強，顧畢令曰：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，法不可治也。女忽仆地，掖起之，復困憊如初，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，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，死已數年矣。明日，二姐殂，路君來弔，其父曰：「昨日之事，曲折吾所不曉，而玄女授法，乃死後事，二姐何以得壞之？」君家必有影響，幸無隱，在我法中，當洞知其本末。畢令曰：「向固有一異事，今而思之，必此也。長女既亡，斂於京城外僧寺，當寒食掃祭，舉家盡往，斂室之側，有士人居焉，出而扃其戶，家人偶啟封，入房窺觀，仲女見案上銅鏡，呼曰：『此大姐柩中物，何以在此，必劫也。』吾以為物有相類，且京師貨此者甚多，仲女力爭曰：『方買鏡時，姊妹各得其一，輦結繩緣，皆出我手，所用紙，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，方嗟歎而土人歸，怒曰：『貧士寓舍，有何可觀，不告而入，何理也？』仲女曰：『汝發墓取物，奸贓具在，吾來擒盜耳。』遂縛之，土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，有女子扣戶，曰：『為阿姑讒怒，逐使歸父母家，家在城中，無從可還，願見容一夕，泣訴甚切，不獲已納之，纏綿情通，自是每夕必至，或白晝亦來，一日方臨水掠鬢，女見而笑曰：『無鏡耶？我適有之。』遂取以相餉，即此物也。時時攜衣服去補治，獨不肯說為誰家人。昨日見語曰：『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，須相周旋，不得到君所，後夜當復來。』遂去，今晨獨處無悰，故散步野外以遣日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吾家聞之皆悲泣，獨仲女曰：『此郎固妄言，必發驗乃可，走往殯所蹤跡之。』其後有鱗可容手，啟磚見棺，大釘皆拔起寸餘，及撤蓋板，則長女正疊足坐，縫男子頭巾，自腰以下肉皆新生，膚理溫軟，腰以上猶是枯脂，始悔恨，復掩之，釋士人使去，自是及今，蓋三年餘矣。所謂玄女之說，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，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？事既彰露，不可復續，而白髮其事，皆出仲女，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？路君亦為之驚吒，道出山陽，以語郭同升，升之子汨說，造字以道。」

### 西內骨灰獄

政和四年，有旨修西內，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，轉運使王某坐科擾，為河南尹蔡安持劾罷，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，以為都轉運使，免判常程文書，專以修宮室為職，宋銳於立事，數以語督同列曰：「速成之，酬賞可立得也。」轉運判官孫覲，獨以役大不可成，戲答曰：「公聞狐媚虎之說乎？狐有女，擇婿得虎焉，成禮之夕，儕者祝之曰：『願早生五男二女。』」狐拱立曰：「五男二女非敢望，但早放卻臊命為幸耳。今日之事，正類此也。」宋不樂，覲即引疾罷去。凡宮城廣袤十六里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，殿宇丹漆之飾猥多，率以趣辦，需牛骨和灰，不能給，洛城外二十里，有千人塚數十丘，乾官韓生獻計曰：「是皆無主朽骟，發而焚之，其骨不可勝用矣。」自王漕時已用此，宋然之，管乾官成州刺史郭璉容，佐使臣彭玘，十餘人，皆宰集事，舉無異詞。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，召為殿中監而卒。宣和中，孫覲病死，至泰山府，外門榜曰清夷之門，獄吏猝以入，令供滅族狀，孫曰：「我何罪？」殿上厲聲曰：「發洛陽古塚以幸賞，乃汝也。」安得諱，孫請與諸人對，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，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，時時揮之，扇上皆施釘，血流被體，引至前，乃宋王二君也，猶與相撐拄，孫歷舉狐虎之說，及所以去官狀，廷下人皆大笑，兩人屈服去，孫復甦，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，將引退，仰而言曰：「某罪不勝誅，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，不應坐一孫而赤族，主者凝思良久曰：只供滅房，狀乃如之，自是數月死，不一歲妻子皆盡，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雲，予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吳得之韓子蒼，予以國史院簡策參之，得其歲月官職如此。邵武李鬱光祖雲、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，後居鄆州，得異疾，疽生於臀，長寸許，中有骨焉，不可坐臥，醫以藥乾之，久而墜地，拳曲如小豬尾，數日又如故，復以前法治之，如是歲餘，凡落三十六節，乃死。王日嚴雲，宋君初與官屬議，或以為不便，宋入宅思之，必欲行，自批一紙出付司，孔目官某，慮異時為人所訟，以所批黏入牘中，後數年，冥府攝對獄，見牛頭卒引一人從烈燄出，乃宋也，孔目訴曰：「事皆由待制，手筆尚存，王者敕一卒往取，頃刻即至，以示宋，宋引伏，孔目者乃得歸，明日詣曹閱故牘，首尾千百番皆在，獨失宋批矣，遂以病自列，去吏歸，而棄家為苦行道者。」

### 汀州山魈

汀州多山魈，其居郡治者為七姑子，倅廳後有皂莢樹極大，乾分為三，正蔽堂屋，亦有物居之，陳吉老為通判，女已嫁矣，與婿皆來，夜半女在床外睡，覺有撼其幾者，頗懼，移身入裡間，則如人登焉，席薦皆震動，夫妻連聲呼有賊，吉老遽起，與長子錄曹者偕往，無所見，詫曰：「公廨守衛嚴，賊安得至，若鬼也，爭敢爾。」老兵馬吉，方宿直，命詣廚溫酒，廚與堂接屋，馬吉方及門，失聲大叫，錄曹素有膽氣，自篝火視之，吉僕絕於地，涎液縱橫，灌以良藥，久之始能言，曰：「一黑漢模糊長大，出屋直來壓已，不知所以然。」吉老猶不信，錄曹見白衣人長七尺，自廚出趨堂，開門而出，真以為盜，急逐之，而堂門元閉自若也，啟之，又見其物開廳門去，復逐之，亦閉如故，洎至廳上，白衣徑奏東箱卒伍持更處，一卒即驚懼，眾救之已絕矣，後數年，趙子璋為倅攝郡，時屬邑寇作，江西大將程師回，自贛上來逐捕，將班師，小休倅廳，出所攜二妾與趙飲，正行酒，有小妾長才二尺許，褐衫素裙，緩步且前，程迎擊以杖，乃一貓躍出，衣服皆委地，子璋子伯褪，隨父之官，馬吉者猶在，聞其說如此，伯褪說。

### 黃蓮山伽藍

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，為一邑勝處，建炎二年冬，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，寺伽藍神素著靈異，邑人祈賽，必殺牲釀酒，既則飲酒乃歸，師始至，與神約曰：「神受佛囑付，守護伽藍，不應當此供，自今日以往，更具淨饌，神其聽之。」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，明年十一月晦，有檀越營佛事畢，欲飲酒，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，一大犬不知從何來，突出正與缸相值，應時破碎，無復餘瀝，見者莫不歎異，鄉次南說。

### 寧都吏僕

贛州寧都縣吏李某，督租近村，以一僕自隨，僕乞錢於逋戶，不滿志，縛諸桑上，灌以糞，得千錢，即日雲雷四起，斃僕於村中普安寺前，錢正在腰間，打四百文入肉中，皮蒙其上，紹興十四年三月也，縣是時曰虔化雲，寺僧祖一說。

### 杜三不孝

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，汲水賣之，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，與母及一弟同居，弟傭於餅家，唯兄以兩飯養母，然特酗酒，小不如意，至於辱罵加棰，鄰曲見者皆扼腕，導其母使訟，未及也，一旦大醉歸，復毆母，俄忽忽如狂，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掬服之，走入市，從其徒求水飲，市人以為醉，不知藥毒已發矣，頃刻而死，其不孝之報歟。

### 布張家

邢州富人張翁，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，一夕閉茶肆訖，聞外有人呻痛聲，出視之，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，曰：「氣絕復甦，得水尚可活，恐為遷者所見，則復死矣。」張即牽入門，徐解縛，扶置臥榻上，設薦席令睡，與其妻謹視之，飼以粥餌，雖子婦弗及知，經兩月，脅瘡皆平能行，張與路費，天未曉，親送之出城，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，過十年久，有大客乘馬從徒，齎布五千疋入市，大駟爭迎之，客曰：「張牙人在乎？」吾欲令貨，眾嗤笑，為呼張來，張辭曰：「家貨所有，不滿數萬錢，此大交易，願別擇豪長。」

者·客曰·吾固欲煩翁·但訪好鋪戶賒與之·以契約授我·待我還鄉·復來索錢未晚·張勉如其言·居數日·客謂翁可具酒飲我·勿招他賓·既至·邀其妻共飲·酒酣起曰·翁識我否·乃十年前床下所養人也·平生為寇劫·往來十餘郡·未嘗敗·獨至邢·一出而獲·荷翁再生之恩·既出門·即指天自誓雲·今日以往·不復殺人·但得一主好錢·持報張翁·更不作賊·才上太行·便遇一人獨行·劫之正得千餘緡·遂作賈客販賣·今於晉絳間有田宅·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·元約復授翁·可悉取錢營生產業·吾不復來矣·拜訣而去·張氏因此起富·貴至十千萬·邢人呼為布張家·三事亦得之鄭次南·

何丞相

何文鎮丞相在太學·與同捨生黃君·詣日者孫黯問命·黯袒衣踞坐·丞相先占·既布算·黯正襟揖曰·命極貴·不惟魁天下·且位極人臣·二人相視笑·曰·何相侮邪·黯慍曰·黯老矣·粗有生計·今諂一秀才·其獲幾何·柰何命實中格·丞相曰·然則何時作狀元·曰·乙未歲·何年為相·曰·不出一紀·但有一事絕異·君拜相後·當死於異國·尋常奉使絕域者·不過侍從官·何由有宰相入國者·此為不可曉耳·初丞相自仙井來·時過桐柏·於廟中上書乞夢·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·遂出相見·霍曰·將來殿策問道·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·夢人告如霍所言·既覺·試作策頭數百字·以示黃君·黃以為不佳·丞相時為鄧洵武樞相館客·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·既坐·霍曰·君昨擬道策甚謬·上所解道德經·更三日以賜二府·君當首見之·宜熟讀也·如期鄧公果拜賜·即錄本·晨夕誦讀·乙未歲廷試果問道·悉以經語對·遂為第一人·後十二年·至靖康丙午·拜少宰·從二帝北狩·死於虜·皆如黯言·霍公蓋先兩榜為龍首者·

天心法

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·初學天心正法時·飲食坐起·未嘗不持攝·寓居桂林·夜如廁·見燈盞出於外·心已怪之·復取置中間·俄又在外·已則登其上·既而益高·盞正覆而油不傾·旋轉滿室·將及頭上·衡老方踞廁·勢不可施法·怖懼大呼而出·自是不敢輕習行·或云初行符篆·非鬼物所樂·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·嘉叟說·

虞並甫奏章

虞並甫·侍其父漕潼川·以父病齋戒浹日·命道士劉冷然·奏章請命·劉素以精確著名·自子夜登壇伏·遲明方興·言曰·適之帝所·見幾上書章內兩句雲·乞減臣之年·增父之算·帝指示吾曰·虞允文至孝·可與執政·而不言從其請·已而父竟卒·後十有八年·並甫參大政·宇文子說·

孫尚書僕